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六十八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

檢討吳任臣撰

吳二

烈祖世家

烈祖名渥字承天太祖長子也初爲牙內諸軍使素無令譽軍府輕之及太祖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應命

渥泣謝而去天祐二年冬十月太祖病甚命判官周
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薦大將劉威代主
軍政太祖未許會溫與嚴可求問疾太祖以謀告之
溫等大驚遂詣隱所見隱作召符在案亟取遣之渥
見溫使者乃行既至廣陵拜淮南留後及太祖薨將
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渥淮南節度使東面諸
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是歲十二月河東以
帛書潛約攻汴睦州刺史陳詢爲浙兵所逼棄州來

奔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取之湖南兵入寇牙內指
揮使楊彪擊却之王命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襲王
茂章於宣州

天祐三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出奔杭州是
時李簡兵奄至城下茂章度不能守帥衆南行親兵
刁彥能辭以母老不從登陴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
汝曹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歸路遽
引兵還歛復失睦州庚辰越王鏐至睦州陳瑋聞雅

已還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我婺州
進攻衢州是月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
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其刺史許德勲王以知新爲岳
州刺史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鎮南節度使潁川
郡王鍾傳卒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傳養子江州
刺史延規恨不得立遣使來降於我王以昇州刺史
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匡時

按昭宣帝
實錄云鍾

傳養上藍院僧爲子曰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
淮師陷其城又新唐書鍾傳傳云天祐三年傳卒子

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
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

秦裴攻匡時今從十國紀年作延規秋七月裴執江西將劉楚遂圍洪

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八月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

史陳璋來告急王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

璋兵還浙人躡我師本設伏大破之九月秦裴拔洪

州大掠三日鹵匡時及其司馬陳象等五千人以歸

王切責匡時匡時請死哀赦之斬象于市先是謠言

去楊老抽嫩鬢堪作打鐘槌至是應焉

五國故事又有捶折之議

溫顥害渥而立其弟渭益實符也

王自兼鎮南軍節度使以裴爲洪州

制置使

天祐四年春正月王旣得江西驕侈益甚以舊憾殺其節度判官周隱是月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屯上

高遂出奔於湖南副指揮使綦章縱其孥使逸去

按九國志

師周自言三世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爲盃酌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

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而奔湖南今從通鑑載出奔于丁卯年下

王居喪作樂然十

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輒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

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王怒
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潛謀作亂初
內營有親軍數千屯於牙城之內王悉遷出於外以其
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已而王選壯士號東院馬
軍廣署親信以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往往多陵蔑
勲舊未幾王又召宣州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一作范過陳
璠將故時所隸親兵三千歸廣陵顥溫忌思勅等侵其
權陽令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遣別

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
徑入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遂召思勅等飲酒數以
罪執斬之王聞三將死益不平於顯溫欲誅之丙戌王
晨視事顯溫率牙兵二百人露刃直入庭中王曰爾果
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去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曳
下王親信十餘人數其罪以鐵撾擊殺之號曰兵諫王
不能止

歐陽史云初涯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
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

典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
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涯之功共惡璠等侵

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
拽璠等下斬之按璠等自死于洪州今從十國紀年及

通鑑自是諸將不與同者顥溫稍稍以法除之軍政悉歸

二人矣夏四月梁代唐改元開平王仍稱天祐與蜀王
移檄諸道將會兵復唐五月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
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
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立應為監軍將水軍三
萬以伐楚楚王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
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

江口六月存知新遇雨退兵於越堤北彥暉乘勢來追存數與之戰不利彥暉夾水為陳項之鼓譟而進存等

走璠乃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我兵我兵大敗存知

新被禽不屈而死遂失岳州是役也裨將死者百餘人

士卒死者以萬計亡戰艦八百餘艘他物稱是威引餘

衆遁歸

按敬翔梁遺錄云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邵告捷淮南潤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

師于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偽鄂州節度使劉存十國紀年則言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舊五代史梁紀

亦云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今從之監軍許立應王腹心也常預政事顯

溫因其敗收斬之是月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
攻我洪州不克秋九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來附冬十
月荆南將倪可福會楚兵攻朗州彥恭遣使乞降且告
急王遣將冷業帥水師屯昌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
救之楚將許德勲迎拒我師業進屯朗口德勲遣兵夜
襲業營軍中驚擾楚人以大軍繼之師敗業奔鹿角鎮
被執楚人已又破瀏陽寨禽饒二人皆死焉十一月遣
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襲梁潁州破其外郭刺

史張實據子城守之不能克十二月甲子梁發步騎五千救潁州志誠等引兵還丁卯遣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乞師于吳越是歲命洪州制置使秦裴署鄂州知州以廬州觀察使劉威為鎮南軍節度使

天祐五年春正月吳越兵寇甘露鎮以救信州夏四月遣兵攻石首與梁襄州兵戰於澆港我師敗績又遣將李厚帥水軍萬五千侵荆南我師敗於馬頭五月乙亥楚兵寇鄂州知州秦裴擊破之戊寅張顥徐溫遣其黨

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弑王於寢室

歐陽史云執王縊殺之

詐云

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威自顥溫專制軍政王心積不

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益不自安因謀弑王約分其地

以臣於梁時羣盜入寢中王說盜能反殺溫等皆為刺

史羣盜皆諾惟祥不從

徐鉉吳錄云顥使紀祥等執渥于寢室弑之不言徐溫薛氏舊

五代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獨用左衙兵之說歐陽史亦言溫顥共遣盜殺渥五國故事云溫與顥同謀害渥

議既定其夕將瞑顥已先入而溫使告顥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顥諾

之按溫顥分掌牙兵非協謀安能弑主吳錄不言溫者特鉉為之諱耳不足信也五國故事又言渥死在戊辰

歲夏六月與諸書小異今從通鑑月日

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

元年追尊為景皇帝陵曰紹陵

稽神錄曰軍吏徐彥成恒主市木丁卯歲往信

州汭口場無木可市一日遇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復出大

杉版四枚曰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版為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

廣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三返獲其厚利問一歲以往但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詢其里中竟無能知

之者○吳帥謂烈祖也

高祖世家

高祖名隆演字鴻源太祖第二子也

一云第三子

初名瀛又

名渭

薛史及九國志五國故事皆以隆演為渭

先是張顥徐溫之弑烈祖也

謀分地送欵於梁及烈祖遇害顥欲自立

十國紀年云張顥欲稱淮

南留後送欵于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約三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

然後

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

成事此易為也夏五月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列

劍戟白刃自大將朱瑾而下令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

聲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氣色益怒可

求前陳密語大約言軍府至大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

日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為便顥不能答可求亟趣出書一紙乃太夫人史氏教也率諸將跪讀之辭氣慷慨中言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為遂奉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初溫嘗夜夢入宮見白龍繞殿柱詰旦見隆演衣白衣擁柱而立心異之至是得嗣立故溫授指于可求也既罷副都統瑾

詣可求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
畏懾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
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自此與溫不相能
諷隆演出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
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顯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顯使盜
夜刺殺之已而盜掠財以報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
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可求遂詣溫謀先殺顯陰遣左
監門衛將軍鍾泰章選壯士三十人圖之丁亥旦直入

斬顓於牙堂并親近數人始暴其弑君之罪輟紀祥等
於市先是顓溫謀逆時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
不若獨用吾兵顓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顓從之至
是窮治亂黨皆出於左牙人皆以溫為實不知謀也

按五

國故事云溫請顓獨訖其事然後見報其夕顓既殺溫
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顓弑逆殺害老令公郎
君矣軍衆皆為之哭其夕遂殺
顓立楊渭其事未確今不從
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

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當顓用
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溫謂可求曰今大事已

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

軍民安之是月楚兵陷朗州武貞節度使雷彥恭輕舟

來奔

中和元年雷滿據朗州至彥恭而亡按梁太祖實錄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彥恭沒溺于江十國紀年

又云彥恭輕舟奔廣陵今從之隆演以彥恭為淮南節度副使秋七月

壬申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

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八月遣步軍都指揮使

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是月吳

越將張仁保入寇取常州之東洲我兵死者萬餘人命

池州團練使陳璋充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裨將柴再用等救之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冬十月梁從吳

越之請

八月吳越王鏐獻攻淮南之策見吳越春秋

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

為東面行營都指揮使入寇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

霍丘土豪朱景擊敗之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克王遣滁

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去是歲遣軍將萬全感齋書

問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天祐六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徐溫以金陵

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
廣陵遣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使兼樓船
軍使

一作副使

往治之夏四月周本等攻蘇州為吳越將孫

琰所拒不能克已而吳越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
杜建徽等將兵來援辛亥蘇州兵內外合擊我師大敗
軍將何朗等三十餘人被執失戰艦二百艘本夜遁追
兵及之復敗於黃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
旗幟於菰蔣中吳越兵不敢追而還是月初置選舉以

駱知祥掌之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表吉之衆號十萬寇洪州節度使劉威守兵財千人日置酒宴飲以疑敵全諷不敢逼屯兵象牙潭是月楚苑玖等圍高安以為全諷聲援王命周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謂全諷敗援兵必還乃舍高安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言敵兵甚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秋七

月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本隔溪布
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來追本乘其半濟縱兵
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無算本分兵斷
其歸路禽全諷及將士五千人

按鈞磯立談云叟常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

牙潭楚人為固高安以為之聲援朝廷肝食嚴可求薦
周本可以為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
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以
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
報厚恩朝廷許之本乃具選兵七千人計食費糧晨夕
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
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
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

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突其壘疾攻之全諷少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荅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據床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宵遁矣中間所載與通鑑小有異同今悉從通

鑑

乘勝克袁州鹵其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是月歙州

刺史陶雅遣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二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未幾王命左先鋒指揮

使張景思知信州遣兵送之仔倡聞兵至遂奔於吳越

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鏗全諷屢餽給吾

軍王命釋之資給甚厚

通鑑云王以其常有德于武忠王釋之

八月虔州

刺史盧光稠以州來附

時光稠亦遣使附於梁

我於是始盡有江

西之地九月王遣使修好於福建閩主審知殺我使者

張知遠遂與之絕冬十月戊辰吳越高澧以湖州來附

是歲擢鍾泰章為滁州刺史

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王兼中

書令嗣吳王王大赦境內高澧乞師於我常州刺史李

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

麾下五千人來奔夏五月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為

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於此

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是月溫免官治喪未幾起復為

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以徐知誥為昇州

副使六月水軍指揮使教駢圍彭城於赤石

城為吉州
刺史彭玠

第楚兵救城鹵駢去冬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有疾

以位傳譚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
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王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
受之已而復因楚通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終
當為朝廷經略江西丙寅梁以延昌為鎮南留後延昌
表其將廖爽為韶州刺史梁許之是冬淮南節度判官
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
更番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

天祐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五月甲申朔梁

改元乾化冬十月辛亥朔吳越湖州刺史錢鏐殺都監

潘長推官鍾安德來奔十二月百勝軍指揮使黎球

一作

求

殺盧延昌而代之丙辰梁以球為虔州防禦使未幾

球卒牙將李彥圖代知州事譚全播稱病篤獲免是時

洪州賈石于越王山下昭關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

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觀中七日内漸縮小如數尺狀已

又長尺許後止七寸識者以為活石也

天祐九年春三月宣州觀察使李遇與鎮南節度使劉

威歛州觀察使陶雅常州刺史李簡常憤徐溫用事而
遇尤不平溫怒拜淮南節度副使王壇為宣州制置使
數遇不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歛兵納
壇於宣州又命昇州副使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
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溫執遇少子至城下示之復
使與客何堯入城說遇遇不忍戰乃開門請降溫諷再
用伺其出斬之族其家是月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
辟洪州進士宋齊丘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

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棕為腹心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賢才傾家貲無所愛四方士大夫多歸之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秋七月劉威陶雅詣廣陵徐溫待之甚恭威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未幾溫與威雅率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王太師吳王以溫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隨遣威雅還鎮冬十一月淮南節度副使陳瑋襲

楚岳州執其刺史苑玫進攻荆南王遣撫州刺史劉信將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璋聲援是歲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奉全播代之附於梁

天祐十年春正月陳璋攻荆南不克引還荆南與楚兵

會江口以邀我璋聞之駢舟二百艘為列夜過荆江追

者不能及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

自立於大梁

友貞更名鎰已又名瑱

三月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

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夏四月我軍為錢傳璿

所敗濤被執鹵我士卒三千餘人五月遣宣州副指揮

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以攻衣錦軍

六月錢傳瓘陷廣德虔信復為所鹵秋八月楚寧遠節

度使姚彥章寇鄂州王命池州團練使呂師造充水陸

行軍應援使未至楚兵解去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傳

瓘等寇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易破也率

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裨將陳祐請以所部兵自它道

出敵後祐既去溫以大軍夾擊之大破吳越軍斬獲甚

衆冬十一月梁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為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萬餘寇廬壽十二月徐溫與平盧節度朱瑾率諸將拒之遇景仁於趙步時徵兵猶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之戰不勝而却景仁直前薄溫左驍衛大將軍陳紹擊退之已而兵既集大敗梁兵於霍丘景仁以數騎殿後我師遂不敢逼初梁人之渡淮也先表其可涉之津會我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水徒置深淵以誤之至是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過半溫命

聚其尸於霍丘之上築為京觀

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楚將
許貞將萬人來援王遣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
將討之是月楚岳州將王環夜襲黃州執我刺史馬鄴
五月柴再用等大破劉崇景許貞于萬勝岡崇景貞棄
城遁去復取袁州秋八月梁以福王友璋為武寧軍節
度使前節度使王殷不受代以徐州來附於我殷故友
珪所置也

按五代春秋作乾化三年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姓與年月小異

九月梁命

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援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將兵討
殷冬十月遣平盧節度使朱瑾等救徐州敗歸

天祐十二年春二月梁牛存節等陷彭城王殷舉族自

燔死

按莊宗列傳殷死在上年十一月今從舊五代史及五代通鑑

夏四月徐溫以其

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

軍副使秋八月庚戌王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內水

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

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留其子知訓居

廣陵秉政而軍國大事溫遙決之如故冬十一月乙丑
梁改元貞明是冬濬東塘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

九國志作武義

二年冬十月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辛丑夜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劫
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止之壬
寅謙等陳於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
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禽謙球
斬之秋七月甲子潤州牙將周郊一作周交作亂入府殺大

將秦師權等

一作秦進忠

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稽神錄曰天祐丙子歲浙

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肩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常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胸而卒張肩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九月光州將王言殺刺史戴肇王遣楚州

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

州言棄城走以厚權知州事冬十月晉王存勗遣使來

約會兵伐梁十一月以行軍副使徐知訓充淮北行營

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毫與晉相應既渡淮移

徽州縣進圍潁州

卷二

天祐十四年春正月梁命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

我軍引還三月楚馬存寇上高夏四月昇州刺史徐知

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

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移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

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因求宣州不許意殊不樂

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三郎謂知訓也敗在朝夕潤

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

釣磯立說曰初

烈祖雅不欲京口之行丐為宣城而我祖不之許尚遲
徊若有所待客有宋齊丘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

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謂失職左遷惟蕭何贊之以
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

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已知訓童昏老臣宿將
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

以定事更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
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無所聞

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瑄來聘告即位

且勸王稱帝是歲王遣使遺猛火油於契丹且曰攻城

用油然火焚其樓櫓敵人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

喜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于虔州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我兵奄至城下虔人始知之夏六月内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為副都統朱瑾所殺初徐氏專權王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陵侮之無君臣禮常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以從又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賞花禪智寺知訓使酒罵坐語侵王王懼而泣知訓常召徐知誥飲

知誥不時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劒乎一日與知誥宴會謀伏甲誅之第知諫躡知誥足遂遁去至是瑾與知訓有隙積不能平既已殺知訓提首入府門王障面入內瑾為府兵所攻遂自剄死是日知誥聞變即引

兵濟江撫定軍府

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

政己未誅瑾黨又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

徐鉉江南錄無日但云先主聞亂即日以州兵渡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揚潤相去至近豈得越四日

方爾聞變今從江南錄

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

政命沈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復疑唐宣諭使李儼及

泰寧節度使米志誠通謀先後殺之秋七月溫入朝于

廣陵欲大行誅戮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

解

馬令南唐書云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解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盡知訓袞冕

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

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

皆抵罪以刁彥能屢有諫書賞之又知訓與僧修睦親狎至是得偽識數紙皆其手書乃求修睦殺之葬瑾於雷塘之側先是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一日謂德誠昨

夕天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多陷首穴骨後考
其日正瑾殺知訓之夕也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
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
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溫還鎮金陵總軍
國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
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王命盡
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
謂天祐十四年逋稅
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

宿將悍夫無不悅服知誥欲進用宋齊丘徐溫心惡之
以齊丘為殿直軍判官是月攻虔州之兵軍中大疫王
祺病虔州險固不可下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
營招討使未幾祺卒譚全播乞師於鄰境吳越閩楚皆
出師救之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吳
越錢傳球帥兵二萬圍信州信州兵財數百逆戰不利
刺史周本開門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
兵解圍去王命前舒州刺史陳璋充東南面應援招討

使將兵侵蘇湖以牽制吳越之兵傳球自信州南屯汀
州晉王存勗遣間使持帛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
難八月劉信遣其將張宣夜襲楚兵與張可求戰於古
亭大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
隨引去九月信攻虔州不克取質而歸徐溫怒益兵使
更攻之冬十一月信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遂
拔虔州追執譚全播于雩都王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
領百勝軍節度使

梁開平初盧光稠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梁太祖為置百勝軍初徐

溫自以權重位卑說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嚴可求詣金陵說溫當先建吳國以自立溫深然之留可求參總庶政兼草禮儀

武義元年春三月吳越錢傳瓘自東洲入寇王遣百勝軍使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徐溫帥將吏藩鎮請王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戊戌朔溫奉玉冊寶綬尊王即吳國王位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建宗

廟社稷設百官宮殿之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
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廟號
烈祖尊母太夫人史氏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
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
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
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
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

掌書記殷文圭沈顏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李宗陳璋為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鏐為左右龍武統軍拜江西劉信鄂州李簡撫州李德誠廬州張崇海州王綰五人為征南鎮西平南安西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改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避祖諱也

按鄱陽浮

洲開福院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是大憲亦或稱大卿○容齋三筆云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

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勅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金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惟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鄆而有其地故將佐為諱之

乙巳彭彥章與錢傳瓘戰于狼山江裨將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軍敗死之五月荆南為楚人所攻乞援於我王遣鎮南節度使劉信等率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楚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統水軍攻楚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

知州鮑唐六月我師敗吳越兵於沙山秋七月吳越錢
傳瓘寇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
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時久旱草枯我兵乘
風縱火大破吳越軍殺其將何逢吳建傳瓘遁去追至
山南復敗之璋敗吳越兵於香彎指揮使崔彥章獲叛
將陳紹以歸是日叛將曹筠復歸我軍徐知誥請率步
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
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又謂吳

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
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
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不如戰勝
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百姓安業君臣高枕豈不
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丙戌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
溥為丹陽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
為廬陵郡公是月大封王躬又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
躬又本高麗石窟寺眇僧天祐初據開州稱王國號大

封

按新舊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唐末高麗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今從十國紀年

八月歸

無錫之俘於吳越遣客省使歐陽江往聘修好吳越亦

遣使請和自是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王及徐

溫屢遣吳越王書勸其自王國中無受梁朝之命吳越

王不從冬十月徐溫出廬江公濛為楚州團練使十一

月武寧節度使張崇侵梁安州十二月團結民兵從御

史臺主簿盧樞言也是時有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

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

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

徐知誥本姓李後遂應此謠

武義二年春正月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夏四月王寢

疾五月大丞相徐溫自昇州入朝

是時徐知誥密聞于王曰溫雖臣父忠孝

有素而節鎮入覲無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為始為叩溫悉去兵仗以入

議當為嗣者或

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

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

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按徐鉉吳錄路振九國志之書

載有女當立之語于誅張顥時今從舊五代史

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

十

紀年云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順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陽公溥監國今從薛史及司馬氏通鑑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

使己丑王薨年二十四諡曰宣乾貞元年尊為高祖宣

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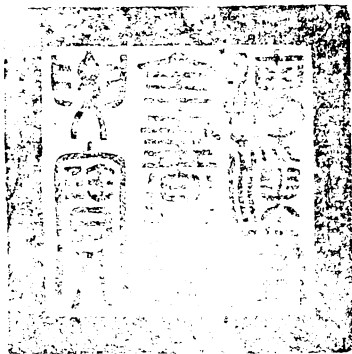
通鑑目錄稱惠帝不知何据

陵曰肅陵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

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常怏怏酣飲希復進食遂至疾革而終



十國春秋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三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六十九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

檢討吳任臣撰

吳三

睿帝本紀

睿帝名溥

冊府元龜作浦
今從五代史

太祖第四子也

五國故事
又云第十

七 武義元年封丹陽郡公

五國故事作
丹陽王非

二年宣帝既

薨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秋七月

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冬十二

月金陵城成建紫極宮於冶城故址

順義元年春正月王遣使勸晉王稱帝二月改元赦
境內三月歸錢鎰於吳越吳越亦遣李濤來歸是月
以濤爲右雄武統軍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龍德六
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徐溫勸王南郊或言禮
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溫曰安有
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
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

安足法甲子王祀天於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御天興
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加徐知誥同平
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
節度使徵壽州團練使崔太初爲右雄武大將軍

順義二年

闕

月命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

每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文
下田一頃稅錢一貫五百文皆輸足陌見錢若見錢
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以

爲率守員外郎宋齊丘上策曰江淮之地自唐季以
來爲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毗黎始安而必率以見
錢折以金銀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將興販以求之是
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虛升時價悉收穀帛本色爲
便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
文請匹絹升爲一貫七百文紬爲二貫四百文綿爲
四十文皆足錢又請蠲丁口錢朝議喧然沮之以爲
如此則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

家貧者邪乃致書於徐知誥謂明公總百官理大國
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
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
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

按通鑑天祐十

五年知誥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
畝輸錢致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
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
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知誥從
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
強今從許載吳唐拾遺錄採入順義年中是歲以

同泰寺之半置臺城千福院改瓦官寺爲昇元寺

一作

吳興寺

閣爲昇元閣大封王躬乂爲海軍統帥王建所

弑建自立爲王復稱高麗

順義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

同光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梁亡戊戌唐以

滅梁來告始稱詔我國不受唐主隨易書用敵國禮

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

按朱聘者爲引進副使楊彥詢

王遣司

農卿盧頻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

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絲襪一百事於唐又遣使張

景報聘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賤表徐
知誥以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鍾泰章為
壽州團練使左遷泰章饒州刺史時有告泰章侵市
官馬故有是命已而徐溫言吾非泰章死張顥久矣
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
之冬十二月甲申復遣盧蘋獻方物於唐上唐太后
金花銀器衣段是時嚴可求預料唐主之言教蘋應
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唐主歷問我國大臣尤多周

本以爲忠勇

江表志云嚴球爲相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荅凡數百事皆中

機務更就球宅訪之球覽畢稱美請更添數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會赴鎮既而果首問黑雲長劍並柴再用所云慎辭依前致對按志所載即此事之譌也誤以嚴可求爲球盧
慎辭爲王

順義四年春三月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夏四月丙寅遣使獻唐方物秋八月遣右威衛將軍雷峴獻新茶于唐九月壬寅以唐太妃喪獻

慰禮銀絹二千冬十月王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
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
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鎮徐
溫自金陵來朝十二月遣賀正使王權進唐金花銀器
綿絲千段洎太后禮物是歲徐溫建興教寺於石頭城
順義五年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六月鎮海節度判
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卒冬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
沈瑫以受唐玉冊封吳越國王來告王以其國名相同

與之絕閏月乙卯遣雷峴獻賀正禮幣于唐是歲唐遣
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鎮南節度使劉信
宴於郊次信宿而去是時唐遣通事舍人薛仁謙凡三
聘於我

順義六年春二月辛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虔獻金花銀
器錦綺於唐三月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誥為侍中
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丙午唐
主殂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是月王遣使獻

新茶於唐五月丁卯詔為同光王輟朝七日秋七月北

海前進士韓熙載來歸

熙載上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時姓

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為賈既及疆境合貢行藏愚聞
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
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
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蒼
翠某妄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同問親于好弄杏
壇槐里寧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
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畧于邳圯方酣勇戰占
惟奇骨缺以生松敢期墜印之文上媿擔簦之非於是
櫻龍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
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塲中勦敵
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
海高步出羣姓名遽列于烟霄行止遂離于塵俗且口

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鍾時方亂離迹猶飄泛
徒以術精韜畧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搖怒吻發而
暑雷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關劈歷於雲中未為踳掇
喝擣捕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
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
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顯
懿于中土走明思於外方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礪和天
地岩廊有禹稷皋陶洒掃烟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
漢稱三傑周舉十人擬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
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
隣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
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
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
心次量人事止向陽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
致然而出青山而裏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
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

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
孫吳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觀撓宇宙驅役風雷劈
愁積而腔肉生憤氣激而臂衛起一怒而豺狼竄歸再
呼而神鬼愁驚槌鑾鼓而龍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鉞而
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
可以拳擊螯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常時
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為堡障勲藏
盟府名鏤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
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卹農事浸酒
醴車之雨洗沽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
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
佇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我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
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庭
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臨鈴危坐願聞
于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洩已觀至化及
陳上謁固棄謏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况聞鳥有

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處士
倫謬知人理是以副明君之獎善慨聖代之樂賢昔婁
敬布衣上言于漢祖曹劌草澤陳謀于魯公失范增而
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寔至德
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
義六年七月歸缺進士韓熙載狀 八月乙酉朔日食

是歲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

乾貞元年春正月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為
御史所彈再用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通起居退
而自劾王優詔不許知誥固請奪俸一月以肅朝綱三
月唐劉訓楚許德勲會兵侵荆南南平王季興乞師於

我王遣水軍援之夏四月遣雷峴進白金羅綺於唐修

重午之禮五月南平王季興請舉鎮來附徐溫曰洛陽

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沂流救之甚難夫臣人

而勿之救能無媿乎乃受其貢物聽其稱藩於唐秋八

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遣使如唐獻應聖節金器百

兩金花銀器千兩雜色綾錦千疋冬十月丁亥唐主至

滎陽民間訛言唐主自將入寇唐宣武節度判官孫晟

來奔

江南錄作孫忌今從周世宗實錄及通鑑

徐知誥客之辛丑大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東海王徐溫卒先是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
章事知詢數欲代知誥執政嚴可求徐玠亦以為請溫
以知誥孝謹不忍謂知詢曰汝曹不如也陳夫人亦曰
知誥乃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棄之

五國故事云徐溫常入親于王至知

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溫睡覺見有侍于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
它日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當善事之
可求等言之不已會溫欲帥諸藩

鎮入朝勸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

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

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王贈溫齊王謚曰忠

武十一月庚戌王御文明殿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

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廟號高祖甲子

大赦改元丙子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

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

外諸軍事封潯陽公

陸游張延翰傳以知誥領江州時封潯陽侯今從馬令南唐書

未

幾改豫章公是月唐臣安重誨議乘徐溫之死來入寇
且問舉大號之罪唐主不從十二月帝立兄廬江公濛
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
安王

乾貞二年春正月丁巳帝立皇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
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封東海
為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
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二月丁丑

朔日食庚辰遣通事舍人劉傳忠使于唐唐臣安重誨
以我國抗禮遣使窺覘拒不受遂與之絕夏四月遣右
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攻楚岳州丙戌至君
山進軍荆江口丁亥與楚人戰於道人磯我師大敗璘
彥章皆被執戊戌徙封常山王濛為臨川王五月遣使
求和於楚楚以苗璘王彥章來歸六月辛巳南平王季
興復請稱藩帝進季興爵秦王秋八月乙未大赦閏月
皇太后殂先是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

數十丈環聽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曰廳中將有哭聲
然非州府之咎也至是以國哀發喪於此堂遂應之九
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獲其岳州刺史李廷規等
三十四人來獻俘冬十二月丙辰秦王李興薨帝以其
子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太和元年秋八月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
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表薦簡子彥忠繼任徐知
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代之冬十月知詢與知誥爭權

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帝命不許是時知詢握兵據上流行多驕恣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復為嫌竟乘用之

路振九國志以為錢弘佐

非所遺也

由是意輕知誥內相猜忌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

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勲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其言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常語廷望人言侍中有七事宜亟來朝謝至是廷望

歸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遷統
軍領鎮海軍節度使禽廷望斬之遣右雄武都指揮使
柯原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始專國政以徐知諤為金
陵尹壬辰帝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
十二月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軍節度使

太和二年春正月徙封平原王澈為德化王二月乙卯
唐改元長興三月癸酉立皇子江都王璉為皇太子荆
南高從誨遣使告絕表言墳墓在陝州恐唐人致討我

兵援之不及帝遣兵擊荆南不能克夏六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己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叛降唐團

練使陳宣死之

按五代史明宗紀長興元年八月戊申海州將王傳拯殺其刺史陳宣叛於吳

來降與通鑑小異今悉從通鑑

先是傳拯有威名得士心會宣罷歸徐

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

都傳拯怒以為宣實毀之遂帥麾下入辭因斬宣焚掠

城郭帥其衆五千出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唐

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遂以威衛大將軍知海

州事傳拯李父輿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至輿所輿
執之以聞因乞罷歸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
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
之冬十月丙辰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

按江表志以可求謫

為球言球常宿金山上有詩云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
聲南唐烈祖性嚴忌宋齊丘因而輿諧以竹籠藏之沉
江口此言不足信也是月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

尚書參政事

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以徐延休為江都少尹

九國志云

李昇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府中白事見少尹署事更不復省也

太和三年春二月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淺薄陽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帝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復遣子景通敦諭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秋九月鎮海節度使徐知詢命句容令黃鸞重建靈寶院於茅山

賜紫道士

王棲霞靈寶院記曰靈寶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弘景所創也始本昭真其號為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鍾山西朝馬良常北衛馬其餘聖藥萃享若衆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堂層漢

悠閣匪雲秘三洞瑀文集丹丘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
勤修於是崇習玄風鍊金石身騰烟霞轍時移代變瓦
木之功寔泯及唐太和太尉贊皇李公每瞻遺蹟屢
搆遐緣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
號須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焰靈致煨燼剗棘相森凡材
園長狐兔往焉芻蕘往焉弗艾弗薙歷五十載矣栖霞
胄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牝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
處遺橋殆空斷梗杳泊自北徂南幸托玄化遐欽茲境
聿諧所適乃勵畚鍤忘斲勞砌壇植松結茆庇拙紉蘭
餌術願言終通俄奉先齊王旨再瑄再葺是誕是銘洎
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痺厥躬昔從谷隱公遂拾俸錢
一百萬俾於舊基別崇利缺稟命之際疊疊勉勵夙夜
匪懈思竭克勤冀荷恩教噫事難謀始智寡周防且虎
視非一雀之岡而雀終噪蟾盈非片雲可扶而雲或掩
時哉理非缺也非台曜覽幽幾止終廢由是度揆經營
月期日就博邀執斷量材取制牆茨必裏圖蔓必靠平

瓦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君力工約萬綿歲靡春剝剝
督奇丹腹缺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天尊景從砌壇
三級三門三間環統廊廡一十六間并葺壞整頓降真
堂續連於內重新沼池再築垣牆東北隅即忠義太保
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厦中塑羊角
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曰三官堂三間塑像岌岌其狀
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薨差鳳翹眸
容體而若眇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雲霓輯輯對作
崛起異疑飛來非我公碩力斯應象敬斯感即荒蕪之
域安歆諸壯麗乎是使真風永布靈致恒芬配天地而
齊壽總山川而介福靈垂烈烈可久可大栖霞智慚絕
妙才非述作益受恩於始受命於此竭誠竭慮迨茲成
功聊實記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太和
三年重光單閼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

是月

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其兄知詢代之賜

爵東海郡王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是月太尉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帝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加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十二月癸亥知誥至金陵

太和四年春二月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以
延士大夫孫晟陳覺多與密議秋八月知誥廣金陵城
周圍二十里冬十一月拜知誥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
軍節度使諸道都統如故知誥辭丞相太師是歲鍾山
之陽積飛蝗尺餘厚有數千僧白晝聚首啗之盡

太和五年夏五月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帝都金陵知誥
乃營宮城於金陵秋七月閩建州土豪吳光帥衆來奔
且請兵九月甲戌朔立德妃王氏為皇后是月唐吏部

侍郎張文寶使杭州舟壞泊於天長帝厚禮之資以從

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辭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既非

賓客又非君臣今拜嘉命何辭以謝乃獨受飲食餘悉

返之帝嘉其有體命移文吳越俾得境上迎候文寶竟

達命杭州而還辛丑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災兵民困

苦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冬十一月信州

刺史蔣延徽擅引兵會吳光攻建州是歲進封徐知誥

為東海王

按知詢既賜爵東海知誥又封此地不應封一時有兩東海王今姑從歐陽史吳世家

東嶽三郎為雄武將軍建廟金陵

或云南唐昇元中事今從薛史

太和六年春正月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之
虛府舍以待車駕是月蔣延徽擊閩兵於浦城敗之進
圍建州會知誥召延徽歸延徽聞福州及吳越兵將至
隨引兵還閩人追擊之我師大敗死亡無算遂歸罪於
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
求好於閩閏月唐安州王任全等謀殺安遠節度使符
彥超以降於我事敗為副使李端所殺二月都押牙周

宗以遷都為未便語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
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時國人多不欲遷都者丙子
帝使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之議是月周宗諷
帝禪位於知誥齊丘請斬宗以謝帝命黜宗為池州團
練副使已而鎮海節度副使李建勲行軍司馬徐玠復
陳知誥功業宜蚤從民望知誥召宗復為押牙齊丘由
是忤意己卯詔知誥還居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
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夏四月甲戌唐潞王稱皇帝

乙酉改元清泰五月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王徐
知詢卒是時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
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縣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一足
投之江中翼日浮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
者數丈狹者七八尺人以為知詢實應之六月丙子降
封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為歷陽公徐知誥
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幽之和州秋七月知誥召
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給南園居

之不令預國事冬十月加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
錫辭不受十一月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
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都統判中外諸軍
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
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是月加王令
謀司徒是歲故東海王徐溫諸孫景運建報先院於金
陵

天祚元年春三月加徐景遷太保同平章事知左右軍

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夏六月德勝節度使兼
中書令柴再用卒秋八月潤州團練使徐知諤荒縱無
度徐知誥怒之或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公
借使知諤有能名於公何利知誥待之加厚九月帝加
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
改太和七年為天祚元年冬十月加中書令徐知誥尚
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
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承

相殊禮不受

天祚二年春正月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
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三月知誥以其子景通為太
尉副元帥宋齊丘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夏四月荆
南高從誨奉牋勸知誥即帝位六月辛酉太保同平章
事徐景遷以疾罷命其弟景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
冬十一月癸巳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按歐陽史吳世家天祚三年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
都五國故事云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以昇州為大吳西

都揚為東都非也蓋西都改於天祚二年而東都則知誥受禪後改云

丁酉契丹立石敬

瑋為天子於柳林國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辛丑唐安
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是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
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
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恨不能
救楊氏危忍為此乎其少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
率諸將入江都陳知誥功德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
德誠子建勲曰尊公太祖元勲今日掃地矣

十國紀年
云宋齊丘

遺宗信書令宗信
諷止德誠勸進

於是江都宮多妖帝曰吳祚其終乎

左右曰此天意非人事也是歲立韓將軍缺於金陵城

西報功也

失其名

高麗與新羅百濟戰大敗之

天祚三年春正月乙卯日食初出三分至卯復太子璉
納齊王知誥女為妃是月閩吳越皆遣使勸進知誥知
誥始建齊國立宗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
城聽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
步判官周宗為內樞判官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

皆如天子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以盧文進
為宣武軍節度使兼侍中戊子帝使宜陽王瑊如西都
冊命齊王知誥知誥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三月
齊王知誥立其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尊考忠武
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
名誥夏五月齊王誥欲取中原遣使汎海通好於契丹
以美女珍玩結之契丹主亦遣使來報聘六月諸道副
都統徐景遷卒秋七月晉右衛大將軍尹暉謀叛事泄

將奔於我為人所殺晉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大掠本
州來奔部將胡進邀殺之是月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
陵勸齊王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甲子歷陽公濛殺守
衛軍使王宏亡抵廬州周本本子弘祚執送江都齊王
誥遣使迎殺於采石稱詔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
軍使郭棕殺濛妻子於和州誥諉罪於棕坐貶池州是
月帝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勸進宋齊丘不
署表九月癸丑王令謀卒丙寅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

齊冬十月乙酉齊主遣右丞相徐玠奉冊詣帝稱受禪

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立弘古讓皇

帝

按歐陽氏五代史馬令陸游南唐書陳霆唐餘紀傳皆作高尚思立弘古讓皇帝惟通鑑作讓皇無帝字

今從諸書之稱又五國故事作高尚思立崇古讓皇帝以弘為崇疑宋人因廟諱而改也

宮室乘輿

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己丑齊主

表請改江都宮殿名皆於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

辟穀術丙申帝以齊主上表致書辭之齊主謝而不改

昇元二年帝屢請徙宮五月齊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

宮以李建勲充迎奉讓皇使徙帝居丹楊宮

一作丹陽

命馬

思謙為丹楊宮使以嚴兵守衛之

五國故事載楊溥渡江賦詩略曰烟凝楚

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又江表志言讓皇嘗賦詩江南江北舊家鄉

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云云按南唐書此李後主詩也後人誤以為吳睿帝作

冬十月辛丑帝殂年二十八歲是日有使命來徙所帝

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趨前帝以香爐擲之俄而報晏

駕矣

按九國志云溥能委運受終不罹篡弑之禍深于機者也江表志云讓皇既還數年未卒每有枯楊

生枝葉及五歲有中使賜衫笏加官即日而終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而幽卒歐陽史但云卒十國紀

年曰辛丑唐人執讓皇五國故事云營室于茆山遷溥
居之及將遇弑使者前趨俄而見害今取十國紀年諸
家之說齊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葬平陵六年

唐遷其宗族於秦州號永寧宮令刺史褚仁規嚴兵防

護絕不通人

十國紀年云唐人遷讓皇之族于秦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嫁娶久

而男女自為匹偶歐陽五代史云李昇遷溥子孫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國人多哀憐之通鑑考異云讓

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服即日而卒

顯德三年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子孫唐元宗聞之遣園苑使尹廷範

江南野乘作廷範

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

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罵曰小人
以不義之名累我楊氏遂絕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
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獻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
揚州至天祚三年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二年也歷傳

四主凡四十六年

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今據徐鉉吳

錄龔穎運歷圖所紀鉉與穎故仕江南稽考宜得實也

論曰楊氏自紀祥等之亂祭則弘農政由東海大權久
為它人竊矣逮平陵越次以立號為共主若贅疣然改

元稱尊徒擁虛器卒假禪讓之名致移鼎祚之實跡其
由來良非一日勢使然也要豈睿帝之罪哉

十國春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

檢討吳任臣撰

吳四

列傳

太祖太妃史氏

夫人朱氏

太后王氏

睿帝讓皇后王氏

太妃史氏家世齊魯或云鴈門史建瑯族姑也唐僖宗時太祖內之生烈祖高祖已而封武昌郡君烈祖嗣王

位尊爲太夫人及紀祥之變嚴可求假太夫人教令諸將宜無負楊氏高祖遂得立未幾徐溫暴張顥弑君罪詣西宮白其事太夫人恐懼泣曰吾兒幼冲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顥弑逆不可不誅太夫人宜自安武義元年尊爲太妃無何薨

按九國志渥母史氏封武

昌郡君渥嗣位後尊爲太夫人通鑑又云隆演尊母爲太妃一云讓皇尊爲皇太后后者非也

夫人朱氏奉國節度使延壽姊也少以黠慧侍太祖會延壽被誅并夫人出之

朱氏唐封燕國夫人制曰全燕列壤大國䟽封式示寵榮以旌

賢淑

太后王氏睿帝其所出也武義二年六月睿帝即王位
尊爲太妃未幾稱帝尊爲皇太后乾貞二年八月殂
讓皇后王氏初事睿帝爲德妃太和五年九月冊立爲
后及南唐受禪睿帝殂於丹楊宮后不知所終

太祖子臨川王濛

新安公潯

德化王澈

臨川王濛太祖第三子

五國故事云第十六九國志曰濛字志龍嘗持節冊徐溫大丞

相溫見曰此子瞻顧特異恐難其下

武義元年封廬江郡公時徐溫秉政

濛內不能平居恒撫膺歎曰我國家竟為它人所有乎
溫聞而惡之是冬出為楚州團練使明年徙舒州及高
祖即世濛以次當立而溫不欲長君且忌濛乃奉睿帝
嗣吳王位未幾睿帝稱尊號進濛常山王明年改封臨
川累加昭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已而齊王知誥將謀
受禪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以掩其罪降為歷
陽郡公令守衛軍使王宏帥兵二百幽之和州居二年
濛知國將亡遂破壁殺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引

二騎詣廬州德勝節度使周本畫策爲本子弘祚所執
已見殺於采石追廢爲悖逆庶人濛妻子在和州悉爲
侍衛軍使郭棕所殺南唐昇元元年追封臨川王諡曰
靈以禮改葬

新安公潯太祖第五子也高祖開吳國封郡公尋卒

德化王澈太祖第六子也武義元年封鄱陽郡公睿帝

即皇帝位封平原王已又徙封德化不知所終

又按實
賓錄云

楊行密有一子病瘡鄉里號爲不語
楊家未知爲太祖第幾子附記于此

論曰語云芳蘭當戶不得不鉏其濛之謂乎一奮而死
邦家淪喪所由過於江夏諸王貪生者遠矣

高祖子南陽王玠

睿帝子太子璉

江夏王璘

宜春王璆

從子建安王珙

宜陽王琰

南陽王玠高祖子也初名繼明武義時封廬陵郡公已
而改今名乾貞元年封南陽王南唐禪代降為公

太子璿睿帝長子也乾貞二年封江都王太和初立爲
皇太子天祚中納齊王知誥女爲妃及南唐受禪降封
弘農郡公領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已又改康化軍
節度使昇元四年璿謁平陵還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
夕暴薨或曰左右承唐主指實置之死也追封弘農王
諡曰靖

江夏王璘睿帝第二子也乾貞初與宜春南陽諸王同
封累加太尉禪代時奉璽綬於齊南唐主遷官增邑降

封為郡公

宜春王璆睿帝第三子乾貞初封王宜春不知所終

建安王珙睿帝兄子也初封南昌郡公乾貞元年進封

為王南唐受禪降珙等十二人為公一作十人珙領康化

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居無何稱疾罷官歸永寧宮終焉

宜陽王瑒亦睿帝從子天祚元年瑒賁冊寶冊徐知誥

為齊王及南唐禪代降封郡公

太子妃李氏

太子妃李氏齊王知誥第四女也賢明溫淑容儀絕世
天祚中冊立為皇太子璉妃及南唐受禪宋齊丘請離
其昏唐先主不許封永興公主妃自以為吳家冢婦而
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公主輒悲傷流涕左右為之慘
戚諸兄多惡之唐先主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
也何罪之有已而從太子璉至池州璉既薨妃還居金
陵宮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
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歲

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
歛溫軟如生唐先主悼痛詔李建勲勒碑宮中紀其異
云

論曰婦人內夫家義之正也史言妃聞呼公主必流涕
而辭其志操亦何異黃皇室主邪良可哀矣

睿帝女上饒公主

上饒公主者睿帝愛女也太和末下嫁左僕射徐景遷
會景遷死公主亦繼亡南唐禪代追封景遷為高平郡

王公主為燕國君諡曰貞莊

十國春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一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

檢討吳任臣撰

吳五

列傳

袁襲

高勗

戴友規

袁襲廬江人太祖為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太祖行軍
司馬徵兵入援襲說太祖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

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太
祖遂率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太祖入據揚州而
孫儒之亂復熾太祖閉空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
之衆守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
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
強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
爲吾用者因勸太祖以軍令召霸霸即率所部兵來太
祖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

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
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
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併其衆太祖因伏甲誅霸得
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
莫如避之便太祖但遣延陵宗蔡儔將兵分屯而身留
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郭太祖倉皇出走
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
可為後圖太祖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

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
食足勢未可圖趙錙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
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
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度江會之取錙必矣太祖
大悅乃引諸將攻錙會孫端張雄先為錙所敗錙將蘓
塘漆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
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太
祖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錙入宣州已而朱全忠與錙

有舊遣使來求鋹太祖謀於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杜後患鋹由是被殺未幾襲卒太祖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勗舒城人太祖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太祖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勗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

實太祖以其言為然悉從之田頌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最之謂也

戴友規廬州人也居太祖幕中為賓客太祖鎮宣州時與孫儒戰失利欲退走召諸將畫策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以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禽也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

敗太祖從其計遂大破儒兵

論曰棗襲運謀帷幄舉無遺算殆良平之亞邪以嚴濟
寬事非得已蓋時會有固然爾高勗志務農桑仁者之
言藹如也戴友規數言決策獨探本原可謂謀臣之傑
出矣

李神福

張訓

陶雅

劉威

臺濛

李遇

李簡

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唐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

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授太祖為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軍至溧水太祖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弱儒軍以為我實怯也不設備神福率精兵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晔走安景思神福功為多景福初儒兵復盛引兵逼宣州太祖謂諸將曰儒衆十倍於我吾欲

退保銅官如何神福同劉威對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之亂作神福討儔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神福計臨安難猝拔慮彭城王鏐截其歸路於是遣人衛鏐先壠以媚鏐復多張旗鼓為虛寨以疑敵心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擊杜洪兵次鄂州城神福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

軍尹建峰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峰漫應而未之信時洪方求救於梁王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至灞口舉炬於樹杪洪以為汴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畧多此類久之荆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叠至救洪神福聞其至乘輕舟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急擊之汭成禽矣明日逆擊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是役也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為之大振會田頔叛於宣州太祖密召神福討頔神福

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

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顧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顧
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且遣使謂之曰公見機
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
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顧有老母不顧而
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
皆感奮顧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行至吉陽磯壇
建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語諸將

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逮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汭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火炬輒攻之壇建軍皆滅火自匿旗幟交雜我兵乘風揚火燔其艦壇建大敗士卒死者甚衆顏聞壇等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曰賊弃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詣太祖請發步兵斷其歸路太祖別遣臺濠擊顏顏敗死即命神福為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

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初顏陰畜異志
神福數言于太祖曰顏必反宜蚤圖之太祖曰顏有大
功反狀未露殺之人人自危矣後果如其言人多以神
福有先見

張訓其先廣陵人祖昇唐末官清流令卒葬滁遂為清
流人訓勇悍多膽畧時人謂之大口張太祖據合肥訓
往見甚歡授親兵已遷黃頭都虞候擊舒州盜吳迥等
知名揚州之後訓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

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已復屯安

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漣水備

北師

一云是時授刑部尚書

時汴將龐師古屯兵清河口訓率舟

師與戰斬師古汴軍駭亂遷淮海都遊奕使

一云加兵部尚書

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漢賓心叵測與戲下王綰

等將兵直趣其城漢賓倉皇出迎訓入其壘高坐漢賓

張樂大宴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即歸無

貽後悔漢賓唯唯解甲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拔山都指

揮使天復初唐昭宗遣李儼間道封太祖為吳王得承
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為密
州刺史會茂章為汴兵所追解兵去諸將請焚城大掠
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
以精兵殿後頃之汴將王壇來攻遙望見旗幟不敢逼
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還太祖薨訓謝病
再徙黃州刺史亦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登南唐
保大中進士累官戶部侍郎知制誥歸宋歷大理寺卿

陶雅合肥人也生故與太祖同邑太祖用為將討定舒州盜吳迥李本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為許勅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制置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寬厚得民景福初田頎攻歙州久不下歙人相與持城下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太祖即命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故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高祖時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誅死雅懼與劉威偕詣

廣陵布腹心溫慰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
治歙凡二十年卒子敬昭將兵襲饒信有功官至

執

雅鎮靜寡言善用兵天祐中充西南招討使援陳

詢于睦州一夕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裨將韓球
奔告之雅安臥不動須臾自定亡者皆還無何大敗浙
兵鹵王球錢鎰歸世咸服其有應變之畧

九國志云雅
典黔川二十

餘年民感其化生
男女以陶為字

劉威慎縣人仕太祖為牙將武進之役與安仁義等破

劉建鋒有顯功已而孫儒屢勝太祖太祖欲退守銅官
威言賊倍道遠來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太祖以為
然久之儒兵饑且大疫儒遂為我所禽將死仰顧見威
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未
幾授廬州刺史已又遷觀察使是時四郊多壘井邑蕭
然威內撫百姓外禦寇兵廬州以寧會太祖寢疾判官
周隱以威從起細微必不相負不若使權領軍府董其
事太祖卒用徐溫言威坐是不得召俄擢鎮南軍節度

使撫州危全諷帥兵十萬來攻洪州時守兵裁千人將吏聞之多失色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而日召僚佐奏樂宴飲神氣閒暇旁若無人全諷懷疑不敢進及周本將兵救高安全諷被執而洪州獲全實威之力也天祐九年徐溫既族李遇常內忌威欲興師致討威用幕客黃訥言與陶雅輕舟詣廣陵以明無二心溫相待如事太祖禮優加官爵隨遣還鎮居數年卒威自廬州移鎮江西時既去任而廬州大火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或射

之殪皆櫬版腐木及敗帚類也數月除張崇爲刺史火
災乃止子崇景官袁州刺史叛附于楚爲柴再用所破
弃袁州遁去

臺濛字頂雲合肥人或言前趙特進臺彥臯之後也初
從太祖起廬州下廣陵驍勇善戰積功至泗州防禦使
龍紀初董昌作亂唐命鎮海節度使錢鏐討之昌求救
于太祖太祖遣濛攻蘇州以牽其師久之遷漣水制置
使會田頔變作太祖檄李神福自鄂州東下別遣濛將

兵應之。顏聞濛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神福。已而覘者言濛兵營寨褊小，裁可容二千人。顏易之不復徵外兵，濛入顏境，番陳而進，營壘俱按規度。軍中或笑其怯。濛曰：「顏宿將，未易忽也。不可不備。」居無何，與顏遇于廣德。濛以顏麾下皆太祖故時部曲，可以計取。陽出太祖書，徧賜顏將。顏將果下馬拜受。濛乘其挫伏，縱兵擊之。顏兵遂敗走。已又戰于黃池。濛先爲三覆，以待兵交。濛僞

走顧以爲實怯追之伏發大敗倉卒還宣州城守濛隨引兵圍之顧趣召蕪湖兵還不得入居數日顧不勝其忿率敢死士數百出戰濛復陽退示弱顧兵踰濛而鬪濛亟擊之顧奔回橋陷馬躡濛乃就斬顧首顧衆大潰遂克宣州是役也濛以弱爲彊以退爲進深得兵家虛實之祕言兵者多取以爲法以功表授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八月卒于官先是濛在泗州日太祖浮淮過濛濛盛飾供帳太祖頗不悅既行濛于臥內得

補綻衣馳使歸之太祖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耳濛甚慙由是服食爲之少損

李遇

武

人也從太祖起兵累功授常州刺史安仁義

叛焚東塘以襲常州遇出戰望仁義大罵仁義曰遇敢辱我如此必有伏兵遂引去已而遷宣州觀察使高祖嗣王位徐溫秉政遇內不能平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吳越道過宣州溫令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

遇變色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獨非反邪侍中謂景皇也溫聞之大怒即署王壇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朝之罪別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之遇不受代再用圍之踰月不下溫復遣典客何堯諭遇使自歸堯因以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堯以徇若本無反心何不隨堯納款時遇少子爲廣陵牙將遇絕愛之溫執其子示宣州城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遂隨堯出再用迎斬之并及其家自遇死諸將多畏溫之威而高

祖僅具位矣先是遇部將朱從本家廐中畜猴子數頭
一夕圍人秣馬見有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
食猴幾盡未幾遇族誅宣州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軍
府有變輒出出則有臭氣田頔將敗巡夜者見之于街
不敢逼旬月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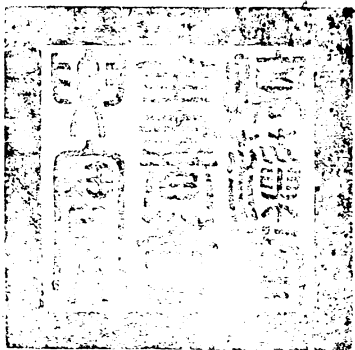
李簡上蔡人事太祖爲親將會孫儒屯廣陵太祖出兵
拒之爲儒所困幾不得脫簡帥敢死士百人拔太祖出
重圍有功後歷官至常州刺史高祖時簡與李遇等頗

不平于徐溫及遇誅死除簡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元年
加鎮西大將軍兼侍中太和元年以疾求還江都中道
卒于采石徐知詢故簡壻也輒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
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時徐知誥輔政不許知
詢大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
不得武昌邪由是漸與知誥異

論曰李神福戰無不克義在忘私匪獨以勇畧勝也張
訓用兵以斷陶雅輯民以寬劉威靜以待動臺濠柔以

禦彊視古名將何讓焉李遇一言之失遂發禍機李簡
時懷內憤而卒獲考終其亦有幸不幸也夫

十國春秋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六至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二

史部

十國春秋卷六

檢討吳任臣撰

吳六

列傳

柴再用

秦裴

劉金

子仁規

李友

李厚

劉存

陳知新

柴再用汝陽人也始名存隸孫儒戲下與小校某者結爲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并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

又問曰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誅之復何問焉儒

大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今名已而儒敗

歸太祖爲都押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乾寧二年助李

厚擊却汴兵授壽州團練副使說降賈公鐸馮敬章論

功尋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王全忠過光州謂再用

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

戎服登城見全忠謬爲禮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

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遂

留旬日而去既而全忠逾淮再用掠其後軍俘斬數千
計鹵輜重財貨無算未幾改指揮使五年破吳越將張
仁傑于魚蕩先登陷陳恢復東洲是日交戰時再用舟
忽壞長稍浮之僅得濟家人爲飯僧千人以酬冥福再
用悉取其食犒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頃之宣州觀
察使李遇不受代再用帥兵納王壇且徵遇來朝卒以
計殺遇已又將兵討劉崇景大破楚師于萬勝岡復有
功武義元年高祖建吳國拜左龍武統軍居數年除武

昌軍節度使已又改馬軍都指揮使以戎服入朝被劾
久之累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和七年夏六月
病卒先是史官王振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効皆社
稷之靈余何功之有竟不報又嘗按家樂于後苑有人
竊於門隙窺之再用召至後苑曰隙風恐傷爾眸子其
爲人長者類如此或云再用爲牙將時會天大雷電家
人皆伏匿再用獨危坐不動俄見襦袴者四人昇再用
坐敗牀出庭中已復大震屋折有龍出焉又武義時再

用嘗在聽事獨坐忽有鼠至庭下拱立如拜揖狀再用
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而屋梁頓折所坐
牀几盡糜碎人莫不奇其事

九國志云再用累歷藩鎮
敦尚素儉車馬導從不過

十人亦一時之良將

秦裴初從太祖爲牙校引兵三千攻崑山拔之戍其地
光化元年浙將顧全武攻陷蘓州裴獨守崑山不可下
裴常使羸兵執旗幟壯者彀弓弩每發矢必洞中重鎧
全武爲之却者數矣已而食盡乃降彭城王鏐詰其久

拒狀裴對曰力屈而降非心降也裴義不敢負楊公王
善其言而釋之居浙四年得復還未幾授昇州刺史烈
祖時克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于江西裴
既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許俄匡時
將劉楚至果據其地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
一人若師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正欲以要害誘致之耳
頃之破寨執楚進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裴遂陷
洪州鹵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論克敵功改洪州制

置使以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從戍江西三人者
故烈祖腹心也會徐溫等內忌三人遣別將至裴所殺
之裴由是鬱鬱不自得無何卒

劉金曲溪人

一云楚州山陽人

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霸等

悉衆來屬居三十六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
震爲濠人所稱天祐二年十一月卒太祖以其子仁規
知濠州仁規頗苛刻用事未協衆心官至清淮軍節度
使卒子崇俊復刺史濠州凡三世典濠梁為一時之盛

滁州菱谿傍
爲金故宅址

李友

吳越倫
史作宥

合肥人太祖起淮南友隸戲下有膽勇善

撫士卒大順元年將兵二萬屯青城畧地常州已進拔
蘓州走浙將沈粲爭先排陳勇冠一軍遷尚書蘓州刺
史無何孫儒陷蘓州友見殺贈太保

李厚蔡州人故孫儒遺兵也太祖收儒兵數千蒙甲以
皂衣號黑雲都厚爲黑雲隊長以驍勇名朱延壽知壽
州厚實在兵間會汴兵數萬臨城下甚急延壽軍制軍

中每旗二十五騎命厚統十旗往擊不勝將斬之厚稱
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柴再用亦爲
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汴兵遂披靡敗走是時厚
兵不滿千而破汴之勁卒數萬淮南人無不駭服厚官
至楚州團練使天祐十三年光州王言作亂高祖命厚
討平之即以厚權知光州事久之卒

劉存泌陽人也驍悍善用兵事太祖積功至舒州團練
使天復三年副李神福攻杜洪于鄂州不能下天祐元

年神福還廣陵存代爲招討使明年將兵迫鄂城下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亟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禽洪送廣陵太祖乃以存爲鄂岳觀察使未幾克西南面都招討使取岳州乘勝與岳州刺史陳知新將舟師伐楚大敗于瀏陽存知新皆見執楚武穆王數聞二人名欲活之存與知新大罵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邪我豈負楊氏者武穆王知不可屈

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知新時以刺史爲團練使積官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存在舒州時
嘗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已而以讒言縊之于獄至
是存征湖南有舒州人夢霍生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
笑曰吾罪得雪矣時霍生婦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
叩齊安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與使君借馬守
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無禍
乎數日存果敗績死焉

論曰柴再用厚以持躬有功不居社稷之臣也秦裴力
屈降敵不忘故主卒還本國辟土江西其品有足嘉者
二劉二李一時雅稱名將而殺身成仁義無苟免存尤
合于聖賢之道矣

呂珂

賈令威

瞿章

賈公鐸

李濤

袁楨

丁祲

周隱

呂珂揚州人事太祖以勇敢聞累有戰功擢黑雲都指
揮使其卒也子師周代其職奔于湖南別有傳

賈令威盱眙人也驍果有勇名太祖官廬州日發兵至
廣陵令威與劉金帥其所部中道來屬隸戲下爲親軍
太祖兵遂日益盛焉

瞿章事太祖積功至先鋒指揮使乾寧初權刺史黃州
會汴將朱友恭引兵來攻章弃城保武昌寨未幾爲友
恭所執遂失黃州

賈公鐸

九國志
作賈鐸

上蔡人也初從秦宗權已而叛宗權度

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破蘄州推敬章爲帥公鐸自

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乾寧中朱延壽奄至城下圍
蘄州會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
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
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至城南門門中火舉力戰突圍
而入延壽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邪如
此城安可猝拔乃白太祖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
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使柴再用請行臨陳
與語爲陳利害公鐸及敬章請降太祖以敬章爲左都

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

李濤趙州人太祖時署濤爲牙將秦彥之攻太祖也軍勢甚盛親校李宗禮言衆寡不敵請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濤時在行間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帥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太祖壯其志多伏精兵爲三覆以待之卒破彥師鹵獲無筭濤一言之力也天祐十年克招討使攻吳越于臨安戰敗被執順義元年復歸授右雄武統軍卒

袁楨陳州人初從太祖爲銀槍都使太祖之克蔡儔也張顥來歸分隸楨帳下楨以顥反覆請誅之以杜後患不聽顥後卒以弑逆死時人皆多楨有先見

丁袵字德祥金壇人也太祖擊秦宗權袵以勇應募論功授都押牙從禽孫儒遷都知兵馬使會太祖多猜忍袵不自安乞病歸袵不貪財不嗜酒不掩人善寧靜自守泊如也至宋乾德初年九十一而終

周隱舒州人也性慇直忠于所事而不識物情太祖時

官淮南節度判官太祖疾革命隱召烈祖隱直前曰宣
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主也餘子皆幼
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當不負王
不若使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太祖不應左右牙
指揮徐溫張顥言于太祖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
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太祖曰吾死瞑目矣乃
命隱趣召長子渥來及烈祖得嗣立大罵隱曰君賣人
國家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

論曰呂珂賈令威瞿章賈公鐸李濤諸人皆興陵從戎之傑也袁禎識悖主之姦丁軫擅保身之哲可謂知幾其神矣周隱謀之不臧直言賈禍惜哉

十國春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三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七

檢討吳任臣撰

吳七

列傳

劉信

呂師造

王綰

王茂章

米志誠

苗璘

劉信兗州中都人也初為羣盜戰敗奔廣陵事太祖數有功太祖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太祖嫚罵之

信即仗一劒弃去左右請追之太祖曰信豈負我者邪
醉而去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累官至鎮南軍節度使天
祐十五年王祺攻虔州譚全播久不下會祺病高祖命
信充虔州行營招討使代之信晝夜急攻不能克使人
說全播取質納賂而還時徐溫同平章事怒曰信以十
倍之衆攻一城不得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
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且授信子彥英兵三千
謂若父居上游之地統雄兵不能克敵是反也汝可以

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
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
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
必克之信大惶懼濟師遂破虔州人有誣信逗留陰縱
全播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
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
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
然終疑之已而楚攻荆南荆南來求救命信帥步兵趣

潭州荆南兵解去武義元年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

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闕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

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熟公名

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君還語天子當來

較射于淮上因指牙旗銀首百步外舉酒屬昭文曰幸

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未幾唐師伐蜀溫急召信

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而實奪其地居無何卒

南唐受禪以舊故贈太師長子彥英事高祖掌親兵第

四子彥貞任南唐有傳

呂師造揚州人從太祖起淮南爲都將天復元年李神福攻杭州浙將顧全武列八寨以待之神福使師造伏兵青山下陽退兵以誘全武伏發全武被執天祐初復從周本援衢州刺史陳璋會浙兵來取衢州師造謂本曰敵去我咫尺而陳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雖不盡用其言是日中道破浙軍師造實與有力焉未幾克南面都統軍使攻蘓州無功已又從周本南伐敗苑玫于

上高遷池州團練使久之楚寇鄂州高祖命師造爲水
陸行營應援使以拒楚師未至楚師解去改饒州刺史
師造歷事太祖父子南北征伐多在行間所嚮輒摧鋒
排陳累官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師造在池
州日頗事聚斂嘗嫁女於揚都資裝甚厚使家人送之
夜泊竹篠江上有道人忽躍入舟中穿舟而過隨其所
經火即大發復越後舫火亦從之惟一老婢髮尺餘人
與舟了無所損道士亦復不見人咸異之

王綰合肥人仕太祖爲漣水防遏使遷海州副使天復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太祖太祖遣臺濠及綰將兵援之已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諜者偵城中盡偃旗息鼓綰謂此不可擊也諸將堅欲攻之綰不能止乃設伏林間以待頃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綰伏發得以濟師其用兵多此類武義元年加鎮東大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卒

王茂章廬州合肥人也幼從太祖起淮南常侍左右爲

親校爲人驍果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
太祖壯之梁王全忠遣從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
範乞兵太祖太祖遣茂章帥步騎七千救之師範以兵
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茂章出戰
茂章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
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太祖
是時梁王全忠方攻鄆中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
而至茂章閉壘示怯向汴兵急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

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全忠嘆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汴兵又敗茂章軍還汴兵急追之茂章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茂章曰吾亦戰于此也虔裕三請茂章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汴兵以故不能及茂章得全軍以歸茂章累官潤州團練使太祖薨烈祖自宣

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烈祖之去宣州也欲取帷幕

及親兵以行

一云襲位後反求宣州故時物

茂章惜不與烈祖怒既襲

王位以兵攻之茂章奔于杭州吳越武肅王以爲鎮東

節度副使避梁王全忠家諱

梁王曾祖名茂琳

更其名曰景仁

已而領寧國節度使未幾梁王稱帝素知景仁名遣人

召之景仁問道歸梁路過撫州危全諷方與我治兵相

攻乃陳兵與景仁登城望之景仁曰我素事吳吳兵三

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十萬不可而全諷

卒以此敗人皆稱景仁爲知兵景仁既至汴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居數年梁太祖以爲北面招討使與晉人戰大敗于柏鄉梁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受節度爾梁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汴病疽卒贈太師

米志誠事太祖爲牙校勇敢有膂力時朱瑾以善槊名志誠以善射名軍中同推爲驍將安仁義叛與王茂章執仁義于潤州久之爲都押牙襲梁潁州不能下高祖時克行營都指揮使敗楚將苑玫有功已又同柴再用破劉崇景等于萬勝岡累遷泰寧軍節度使朱瑾之殺徐知訓也志誠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引歸徐溫疑其助瑾必欲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詐稱袁州大捷召將吏入賀伏甲禽志誠斬之并其諸

子

苗璘不知其世系太祖時以裨將從劉存攻杜洪于鄂
州時汴將曹延祚等將兵援洪兵勢頗盛有降卒言汴
軍虛實謂鄆軍易與爾開道軍未易當也璘乃帥敢死
士自擊開道軍破之鹵其將士三百人徇鄂州城外洪
氣沮遂以此敗乾貞初累官右雄武軍使同靜江軍使
王彥章攻楚岳州與楚將許德勲戰于道人磯師敗爲
楚所執未幾求和于楚復歸國病卒

論曰劉信呂師造王綰皆桓桓如虎如貔之臣也王茂章有專閫才而不竟其用畏禍出亡事非得已米志誠橫罹屠戮刑匪其罪東海之惡可勝數邪若苗璘者鄂州之役其功固不可沒云

周本

子鄴

李德誠

王安

王輿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貧有膂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宣州節度使趙錙將勇冠軍中太祖既

破鎧獲本釋之即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
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
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兩浙將陳璋據衢州歸欵
爲浙兵所困不得出太祖遣本迎璋既至浙人解圍出
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以浙兵近我
而不動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至吾事訖
矣何戰爲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
其先動擊未晚也頃之浙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

陽驚弃輜重走而設伏于旁浙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
擊盡殲其衆天祐六年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
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
將劉威警書至高祖謀可將者于列官嚴可求薦本時
本方帥軍攻蘄州不能下恥之稱疾卧家可求自往强
起本本曰姑蘄之後非彼彊我弱也徒以我將帥權輕
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用勿置副貳乃可許之得精
兵七千晨夜兼行高祖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

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
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禽全
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弃城
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
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衆
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
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高祖竒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
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

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啓闕張虛幕于門
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畧不爲動吳越
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此類也唐莊宗入洛
高祖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唐主問我國名將存否
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德勝
軍節度使後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
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
它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齊王誥將受禪徐玠周宗

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
昏老其少子弘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
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
濛既降爵爲公廢居和州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
信兩騎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弘祚固執不可本怒曰
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弘祚拒閉中門令外執
濛告之濛遂誅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屬疾
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

宣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武皇帝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死太常準令廢朝三日南唐先主以本舊將宣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即用其禮謚曰恭烈葬給鹵簿本刺史信州時入覲陽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鐙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覆物亦無它怪廣陵人傳爲異事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從本征討有戰功本在信州畧地
至建州道徑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刃數十人
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及臨川王濛被執歎憤逾月
國人以此稱其有義已而仕南唐典親軍累官滁州刺
史廬州節度使暴猛狠戾常蓄飛揚之志南唐先主以
本故特優容之昇元六年卒

李德誠廣陵人也

一云西
華人

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錡爲給

使太祖攻宣州錡既敗左右皆散惟德誠與韓球從之

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拒太祖鎧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至
進思所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咸異
之鎧死太祖義其人妻以宗女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
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臨
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陷仁義操弓矢坐城
上忽見德誠至曰汝見我不失禮且有奇相它日必大
貴吾以爲汝功因擲弓矢就執太祖即拜德誠潤州刺

史未幾徙江州已轉撫州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平南大將軍中書令頃之改百勝軍節度使太和中又爲鎮南軍節度使南唐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楊氏最久至南唐爲佐命臣首率百官勸進初無大功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覲金陵南唐先主遣內夫人逆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南唐先主廢朝五日諡曰忠懿有

子二十八人建勲爲相建封爲將妻楊氏封滕國君當
世榮焉初南唐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先主復姓有司
以同姓非禮先主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昏不可離信
王妃可氏南平亦異數云

王安廬州廬江人少事太祖隸戲下太祖嘗臨戰升高
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武士持
稍徑趣太祖莫能禦者安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
殪徐納弓弣中復捧壺立色不變太祖喜撫其背曰汝

器度如此它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南唐禪代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安名犯漢主祖諱南唐先主乃更賜名會昇元五年卒年七十有三

王輿

或作輿

鎮東大將軍綰之弟也初爲小校從周本攻

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不即往本曰爾憚往邪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攻之舍而趣彼何

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邪乃命之與乘輕
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
諸軍都虞候睿帝時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先
是兄綰子傳拯爲海州都指揮使叛附唐聞輿在光州
遣使通問輿執其使以聞因求罷郡進控鶴都虞候已
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南唐
禪代輿從睿帝至潤州移鎮鄂州雅與監軍甄廷堅不
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二志南唐先主遣使械廷堅屬

吏未至與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即日歸
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它謀遂從其計
獲免由是人推其長者中主時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
卒年七十四與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
自左耳出復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卧百餘日故
無恙至老不瞶又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
下墜能避當富貴及倚營門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
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與曰所夢流星是

也世莫不奇之輿亦頗以此自負

論曰周本李德誠俱楊氏勛臣位列通顯或則抱徐廣
流涕之心或則效范雲勸進之術迹雖不殊而其志亦
畧異焉王安以器度稱王輿以長厚見歷仕二姓功績
爛然要未可與南平同日語矣

十國春秋卷七